

曾国藩与湘乡

谭运良 谭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与湘乡

谭运良
题

谭运良 谭 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与湘乡 / 谭运良, 谭华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438 - 6004 - 9

I. 曾… II. ①谭…②谭… III.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 人物研究 ②湘乡市 - 地方史 - 研究 ③湘军 - 研究 IV. K827 = 52
K296. 43 E29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317 号

曾国藩与湘乡

谭运良 谭华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思远

封 面 题 字: 孙守礼

装 帧 设 计: 罗 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004 - 9

定 价: 4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惠州学院政法系主任、硕士生导 成晓军
师、湖南曾国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逐渐得到恢复和弘扬,昔日被指斥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三位一体的晚清重要人物曾国藩,其生平学术事功越来越得到人们冷静而客观的分析评判,一个历史的曾国藩逐渐向我们走来。近几年来,各类有关曾国藩的书籍竞相出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视野)等专题节目,适应了人们急欲了解曾国藩和他的时代的需要,尽管有的体现出主观推演、揣摸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嫌疑,如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近人曾国藩》说曾国藩垂涎女色,竟与朋友撕破脸皮,我们不知其根据在哪里?笔者遍查《曾国藩全集》,曾氏只在日记中提到在朋友家见到姿色美丽的卖唱女子,“心为之动”,痛责自己“真可谓下流矣!”^①又如,还是在《近人曾国藩》节目中,有人说曾国藩 3 个月就把烟瘾戒掉了。实际上,只要我们仔细检诸《曾国藩全集·日记》就可发现,曾国藩把烟瘾戒掉前后花了两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 116 页,岳麓书社,1994 年版。

年多时间,至少也在一年时间以上。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不伤大雅的遗憾,但足以说明一度沉寂的“曾国藩热”又有抬头的趋势。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我们多视角、多途径认识曾国藩的历史和历史的曾国藩;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探求造成曾国藩思想言行中功过是非的深层的主客观因素所在,并总结其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今人提供某种现实的借鉴。

我们知道,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极具争议性质的人物。他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的思想言行,内涵丰富而又繁杂。这除了历史的、民族的,尤其是近代中国特定客观时代环境的因素制约之外,还与家庭的、故乡的血肉相连的情结分不开。这是因为,就人才成长规律而言,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密切关系;而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所处文化氛围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其一生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乃至自身兴趣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此同时,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功名和业绩、思想和言行,也会深深影响到他的家乡的事和家乡的人。所以,在“曾学”研究中,很有必要做曾国藩与他家乡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研究。据我所知,有些著作和文章虽然从不同程度上涉及曾国藩与他的家乡湘乡的人和事,但语焉不详,缺乏专题考察。可喜的是,谭运良先生编著的《曾国藩与湘乡》一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应运良先生之嘱,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通读《曾国藩与湘乡》,愿为此书出版说几句话,权且作为序言。

笔者认为,以“曾国藩与湘乡”为题研究曾国藩不仅选题新颖,而且做到了名与实相副。曾国藩是湘乡人;湘乡以曾国藩及其诸多湘军将领名声骤起。尽管湘乡之名历史悠久,早在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封长沙王子刘昌为湘乡侯,湘乡由此得名,东汉时改封地为湘乡县,历代沿袭,至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但是,其名人迭出却是曾国藩时代的事情,湘乡名声大振也就与此

同步于一时。这是因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依凭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政治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协调。在实现政治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协调的过程中,中国人非常讲究亲情、友情,非常重视构建姻亲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一个有抱负的官僚士大夫,在其锐意学做“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完人的人生旅途上,在其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志向中,离不开他人尤其是亲友和同乡的帮助和扶持,离不开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积聚和利用。就曾国藩与湘乡人而言,湘乡人成就了曾国藩,反过来曾国藩孕育了湘乡人;湘乡人精神成就了曾国藩,反过来曾国藩又把湘乡人精神推广到了极致。对此,曾国藩在世时就已经感觉到了。所以,他在 1864 年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今天的南京)之后,从保境安民的乡土意识出发,在保持湘军将士晚节末路这一目的驱使之下,主动裁撤湘军,既成全了他本人地域圣贤的形象,又为湘乡和湘乡人在近代名声骤起提供了人才和物质资源。据新编《湘乡县志》^①记载:截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湘乡籍人在军中以战功叙官见于旧志者共 7 890 人,其中文职知府以上 88 人,武职副将以上 1 153 人。这些人拥有大批资金,回到湘乡后或是置买田地,或是兴办教育,或是经商,或是捐助公益事业。他们的子弟“承先人馀绪,多以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教育条件,或居军政要职,或兴办实业、教育,或学有所长,旁及亲友邻里,人才辈出,如链如环,历久不衰”^②。人才的兴盛烘托出人口的兴旺,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达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秩序的安定、人口繁衍的迅速提供了条件。据有关志书记载,湘乡一县人口在清末民初达到 120 多万。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湘乡地域广

① 湖南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新编《湘乡县志·卷首》,第 6 页。

阔和人口众多这一实情,党和政府决定划出南部 114 个乡镇新建双峰县,划出西部 66 个乡镇并入涟源县,留下一半人口和面积仍为湘乡县。因此,就历史沿革而言,现在的湘乡、双峰和娄底市区及涟源半个县是新中国成立前完整的湘乡县,现今这个区域内人群的祖父辈或曾祖父辈,则是十足的湘乡人。我们在研究曾国藩和湘乡籍湘军将士时,理应把他们作为湘乡人对待;在研究曾国藩与湘乡关系问题的过程中,理应把历史的湘乡区域内的湘乡事和湘乡人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与湘乡》一书的叙述内容完全做到了。全书 12 章,不仅有“曾国藩与他的外祖家”、“曾国藩与涟滨书院”、“曾国藩与湘乡故里”、“曾国藩与湘乡文人集团”、“曾国藩与湘乡文化”、“曾国藩与湘乡民风”、“曾国藩与湘乡近现代教育”、“曾国藩与湘乡近代人才”等专章列目,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紧扣“曾国藩与湘乡”这个主题,将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

就曾国藩受湘乡和湘乡人影响而言,《曾国藩与湘乡》一书至少反映了这样四个内容。

一是家庭文化氛围对曾国藩的影响不可低估。在传统中国社会,耕读持家之家风历来被人们所称道。“耕”指的是耕种农田,解决吃饭问题;“读”指的是读书做官,读书做人,读书处世。耕与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曾国藩家自曾元吉始至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一直谨守耕读持家的寒士家风。尽管家庭经济并不是很富裕,但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在极重视耕种田地的同时,不忘送曾国藩等读书。这一家风传统,自然成为曾国藩锐意读书、立志功名的精神动力。关于这一点,《曾国藩与湘乡》第一章作了专题介绍。

家庭文化氛围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第二个方面,是勤俭持家、勤俭处世这一家规、家风。“勤”,指的是勤劳、勤奋,能吃苦,具有上进心;“俭”,指的是节俭、节约,不铺张浪费,不财大气粗。

勤俭持家,从理论上说,祖父曾玉屏对曾国藩的影响特大。他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提到祖父在这方面的教导,并将其加以扩大发展。

从实践上言之,除了曾家人口众多,经济并不很富裕这一客观现实外,还因外祖父家更多的是下地劳动者的勤劳品质对曾国藩的影响更大。《曾国藩与湘乡》第二章挖掘出了曾国藩外祖家道常江氏对曾家两代人的成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的史实,后来,外祖家的后裔,一代代读书人为社会作出贡献,又与曾国藩的影响分不开。书中还重点叙述了曾国藩跟着舅舅、舅妈们学做竹器的史实,回到家里后带着弟弟妹妹编织菜篮子到集市售卖,赚钱补贴家用的史实。该书还指出:曾国藩还经常下田做农活,如插田扮禾等。插田扮禾、编织竹器等劳动,不仅培养了曾国藩勤劳吃苦的精神,也使他懂得生活的艰辛,懂得节俭的重要。曾国藩任职两江总督后,家中妇女自欧阳夫人至女儿、儿媳等都坚持纺纱织布、打鞋底做布鞋,自然与他在青少年时期养成的勤劳节俭的良好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湘乡书院教育对曾国藩的影响至为重要。《曾国藩与湘乡》一书专辟“曾国藩与涟滨书院”作为该书第三章,依据志书等资料,在全面介绍涟滨书院的历史沿革、办学方针、教学方法的同时,重点围绕曾国藩在这所书院就读近两年期间,学做制艺文字的技巧,为他后来考秀才、举人、进士打下了坚实基础等问题,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实为现今各类曾国藩传记所不及。作者在《曾国藩与湘乡》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涟滨书院的那段聪明小开,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聪明大开。曾国藩不到涟滨书院读书,恐怕难以走出湘乡。”因为,当时的涟滨书院在湘乡四大书院中教学设施最完备,如有专门的讲堂与斋舍,藏书丰富的书楼;制度管理非常严格,如有专门的作为生活与学习准则的学规;行政管理方面非常正规,如设置了山长、讲书、堂长、斋长等专门负责教学

与行政管理的职事;等等。此外,作者在第三章指出:曾国藩通过感悟涟滨书院尊经阁的藏书,不仅从书中汲取知识养料,而且对他后来建立富厚堂求阙斋藏书楼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诸如此类史实,均为现有其他“曾学”研究著作所未详细探求,诚为《曾国藩与湘乡》的突出特色之一。

三是湘乡人为曾国藩书生领兵、平定天下、成就功业提供了实力帮助。尽管曾国藩在1854年2月出师东征,越境作战,依靠的是在衡州练成的1.7万余人的湘军,但这支部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湘乡人,拿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屋门口人”。况且,这部分“屋门口人”大都系湘乡团练成员。后来,湘军转战大半个中国,源源不断的兵员虽不全是湘乡人,但湘乡人被续募为湘军者从未间断。据《曾国藩与湘乡》作者在第六章中指出:从咸丰二年至同治十年(1852—1871),20年间湘乡阵亡人数为15 362人,病故人数为5 628人,加上负伤亡故者936人,湘乡一县死在战场上的男丁达到21 926人。“那时全县仅8万户,男女老少53万,平均每4户就有1人战死。”更需指出的是,湘乡人扶助曾国藩成就功业,重要的不在于湘乡人参军参战的多寡,最起作用的还是“屋门口人”特有的乡谊、乡情,舍力卖命的湘乡人倔犟精神。诚如《曾国藩与湘乡》第六章指出:湘乡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挂上钩的“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屋门口人”与外地人争斗,则不问曲直必助之,虽至破财伤生而不顾,时至今日,此风不改。“曾国藩和湘乡的湘军将领生长其间,不同程度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这种态度和思想,在今天看来颇有狭隘地方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却确实对增强湘军的内部凝聚力、战斗力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更需指出的是,湘乡籍湘军将领,如罗泽南、王鑫、刘蓉、刘崧山、李续宾、李续宜、曾国荃、刘锦棠、杨昌浚等人,或是最初训练湘乡团勇的骨干,或是独当一面、统领湘军的营官,或是出谋划策

的高级幕僚,或是切磋学术、砥砺人生的文人学士,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给予曾国藩诸多帮助。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与湘乡》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等章节都有论及。

四是湘乡传统民风对曾国藩倔犟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国藩与湘乡》第十章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湘乡人精神,包括“忠义血性精神”、“打脱牙齿和血吞”、“敢于拼搏,奋勇争先”、“急公好义”等内涵,作为读书人的曾国藩,对这种乡土民风传统的了解、理解和认同程度自然是比较全面深刻的,有的还刻骨铭心地影响到他一生的思想言行。这其中之刻苦自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激励着他屡败屡战,最终成就功业;激励着他小心谨慎,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处事,应付各种险恶环境;激励着他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家教严格,子孙成材;等等。一般人只认为湘乡人性格倔犟、老乡观念重,实际上湘乡人吃得苦,耐得劳,奋发自励,敢担道义,急公好义,则是其主流。这种源远流长、悠久深厚的湘乡民风,渗透于官民之中,曾国藩对其继承、弘扬、发展、创新则又达到新的高度。对此,《曾国藩与湘乡》均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分析。

就曾国藩对湘乡和湘乡人的影响而言,《曾国藩与湘乡》一书也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考察。这种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曾国藩对湘乡近代文教事业的影响。在清咸丰六年(1856),朝廷大考之时,因那些读书人大都应征为伍去了,留在家里的人又“无资赴京,这样全县无一人参加礼部会试”。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等人通过做湘乡知县的工作,“倡议捐廉置田,筹建宾兴堂,鼓励学子奋发读书,赞助无资的举人赴京会试。”曾国藩本人带头捐银1 000两,其他湘乡籍湘军将领及乡绅们也纷纷捐银捐田。紧接着,曾国藩又倡建“学谷”制,自同治元年至同治八年(1862-1869),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和县内绅士捐田1 100

多亩。从此之后,湘乡读书人中举、中进士者逐年增加。与此同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亲自主持重修湘乡东皋书院,使这所创建于1684年的书院重现生机,收入《曾国藩全集》的“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的楹联,即是曾国藩为重修后的东皋书院撰写的。湘乡文庙因年久失修,曾国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带头捐出500串,“然后向湘军各营发出倡议,各营很快凑捐了所需经费”(《曾国藩与湘乡》第十章)。为了给湘乡赴省城长沙会试的人提供食宿条件,大约在1867年间,曾国藩等人创建了“省城湘乡试馆”,且在长沙购置可年收400多石租谷的田地,以及方便湘乡人泊舟的“宾兴码头”。通过曾国藩等人的努力,湘乡文教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并且为曾国藩逝世后湘乡文教事业经久不衰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此,作者在《曾国藩与湘乡》第十章明确指出:“自光绪十五年至三十年废除科举的16年中,湘乡有8人中进士,平均2年一个,比咸丰年以前平均10年一个进士高出了五倍。士人著书立说者有100多人,著述3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艺、教育、数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水利等各个方面。”曾国藩去世后,这种重视地方文教事业的理念一直延续下去。如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于1895年间,“追随文正(曾国藩)”在湘乡主持捐建了一所“向科举制和八股文挑战”的学校——东山书院,毛泽东、陈赓、谭政等一批日后新中国军政学界重要人物先后就读于这所学校。此外,受曾国藩的影响,不仅一些湘军将领在湘乡办有1000余所塾馆,年招生徒万余人,而且那些湘军将领后裔尤其是曾国藩的后人们,有不少人投身兴学育人的行列。在清末民初,湘乡人在湘乡或在长沙等地不仅兴办新式学堂,而且办有专门化的女子学堂,如曾宝荪办有艺芳女校,曾广镛办有淑慎女学。这些,显然与曾国藩对湘乡文教事业影响有关。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曾国藩与湘乡》一书可以说首次较全面具体地作了叙述。此外,该书

就研究者较多地涉及的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效,及其社会影响等内容也作了阐述。

二是曾国藩对近现代湘乡人才群体形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除了曾国藩在世时湘乡籍军政人才兴盛一时外,在清末民初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乡人才连绵不断,为世人所瞩目。对此,《曾国藩与湘乡》专辟“曾国藩与湘乡近代人才”作为第十二章,就曾国藩对湘乡人才的影响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毛泽东、蔡和森、陈赓、谭政、蔡畅、黄公略、萧三、宋希濂、易礼容、谭道源、成舍我、曾宪植、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抡、李卓然、张天翼等,他们中或是曾国藩兄弟的后裔,或是湘军将领的后裔,或是与湘军将领存在着姻亲或邻里关系;他们中有的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的是著名的学者或民主革命人士,几乎都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过曾国藩的影响,最早从父祖辈们的行为文化和湘乡学校教育中领略到湘乡文化的真谛。其中,有关毛泽东受曾国藩影响的问题,作者根据志书资料作了详细具体叙述:毛氏子弟在湘军中获军衔、军功,受皇帝封赏的共有 63 人。……除军职外,因从军被授县丞以上文职的还有毛兰芳、毛祖阉等人。“这些人物的经历和功名直接感染到同族子弟,特别是他们卓厉敢为、闯荡天下的品格,对族内人心风俗更产生了重要的转移作用。”^①笔者认为,该书作者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毛泽东受曾国藩的影响还不在于他仅仅是湘军将领的后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外祖父家是湘乡人,而且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过书,进入第一师范后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直接阅读过曾国藩的著述,“进一步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曾国藩。”作者指出:“这不仅对他当时的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

^① 《曾国藩与湘乡》,第十二章。

道,勤俭刻苦,文章气象,哲学思想以及处事为人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他未来带兵打仗和军事思想的形成,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笔者非常赞同作者这个富有事实依据的评价。因为,这个评价印证了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谈话时说的“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因为近代湘乡人的教育,从历史源流而言,就是湘乡籍湘军人物影响的结果,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曾国藩与湘乡》有关毛泽东家族与湘军的关系,毛泽东受曾国藩影响问题的分析,比现有各“曾学”研究成果要具体全面得多。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指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先觉后觉”互相劝勉,彼此影响非常重要。尽管近现代湘乡人才辈出,有其特定时代环境的缘故,但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在世时形成的良好湘乡土风,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是曾国藩及其湘乡人对收复新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般人只知道左宗棠在抵抗沙皇俄国入侵、收复新疆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湘乡籍的湘军将领刘锦棠担任过新疆首任巡抚,杨昌浚担任过陕甘总督,刘蓉担任过陕西巡抚。这些人不仅是十足的湘乡人,而且是曾国藩提携起来的重要军政人才。虽然新疆建省时,曾国藩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人作为曾国藩的部属,在立身处世、办事作风等方面深受曾氏影响。况且,收复新疆靠实力,有了军队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曾国藩和他在世时训导出来的湘乡籍士卒们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其贡献是应当肯定的。更不应该忘记的是曾纪泽在莫斯科的据理力争,为中国最大限度地收复沙俄侵略者侵占的西北边疆领土作出了重要贡献。军事领域和外交领域的配合巩固了祖

^① 《曾国藩与湘乡》,第十二章。

国的统一。正如《曾国藩与湘乡》一书第七章指出：“从光绪元年湘军出关收复新疆开始到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为后期。后期湘军，数万湘乡人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几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还没有被后人认识，甚至某些事件还被后人误解。”指挥这几场战斗的湘乡籍湘军将领们虽然没有亲身受到曾国藩的调遣和指挥，但“他们继承曾国藩恪守终身的政治路线和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及战术思想”，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湘乡人在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外，还在开发、经营新疆的过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此《曾国藩与湘乡》第七章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刘锦棠首任新疆巡抚过程中，曾前后两次裁军，共计4 000多人。这4 000多湘乡人被安置在距乌鲁木齐约20公里的米泉县，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与当地人和洽相处，并把湘乡的稻谷种子和杨柳移植到米泉，尤其是把湘乡人的精神、湘乡人特有的文化血脉传递到米泉一带，对于促进新疆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贡献，自然与曾国藩的影响具有间接的联系。所以，笔者很赞同《曾国藩与湘乡》的作者把这一章写进去，从而体现出本书的特色之所在。

此外，《曾国藩与湘乡》还就湘军的来源、湘军二字的准确理解等问题，依据文献资料作了论证，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观点。当然，该书也存在不足。如有的资料不必要转引他人著作，完全可以从《曾国藩全集》中直接引用；有的地方分析尚欠深刻甚或不太准确；等等。这样的要求，对于一位非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似乎太高了。因此，我要向读者负责地郑重推荐，《曾国藩与湘乡》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2009年2月于惠州学院困知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曾国藩与他的长辈和兄弟	1
一	绵延不断的寒士家风	2
二	不靠翰林吃饭的祖父	6
三	从懦弱平庸到挺直腰杆的父亲	12
四	倔强母亲	20
五	风光的曾老四	26
六	弟大兄难为	33
七	背靠大树	43
第二章	曾国藩与他的外祖家	48
一	慧眼识才的外祖父	48
二	顽劣子“中进士”	51
三	中沙冲学艺	54
四	放下架子拜见舅舅	57
五	江氏读书人	64
第三章	曾国藩与涟滨书院	69
一	涟滨书院	69

二	名师济济	72
三	“聪明小开”	76
四	涟滨“尊经阁”与富厚堂藏书楼	81
五	同窗刘蓉	86
六	改名涤生	88
七	薪尽火传的涟滨实验学校	92
第四章	曾国藩与湘乡故里	95
一	曾翰林的威风	95
二	霸道初露	98
三	拜谒文庙和母校	101
四	才思敏捷的进士	104
五	为榔石曾家打官司	105
六	意外收获	108
七	隆重葬母	110
八	出山前的思想宣传	113
九	大彻大悟的湘军统帅	116
第五章	曾国藩与湘军(上)——湘军起源	125
一	“湘乡团练”与“湘勇”	125
二	“湘勇”第一人	128
三	湘乡团练为湖南之最	135
四	曾国藩出山摘了一个“桃子”	139
五	最初的“湘军”是指“湘勇”	143
第六章	曾国藩与湘军(中)——湘军崛起的原因	147
一	厚禄高官的刺激	147
二	太平天国造就了湘勇	153

三	“屋门口人”带出的湘军	155
四	书生领兵	160
五	灵魂的归宿	164
第七章	曾国藩与湘军(下)——为民族而战	170
一	收复天山南北二万里	170
二	中法交战 保卫台湾	180
三	甲午战争 重创日军	183
第八章	曾国藩与湘乡文人集团	188
一	万里神交	188
二	湘乡理学集团	192
三	桐城湘乡派与桐城中兴	202
四	东山十子	210
第九章	曾国藩与湘乡文化	217
一	涟水湘山	217
二	人才辈出	221
三	湘上儒风	226
四	湘乡教育中的地方教材	230
第十章	曾国藩的“倔劲”与湘乡民风	234
一	忠义血性精神	234
二	敢于拼搏	239
三	急公好义	243
第十一章	曾国藩与湘乡近现代教育	247
一	捐资办学的典范	247
二	近代教育的最早实践者	251
三	殷殷家教读书情	254